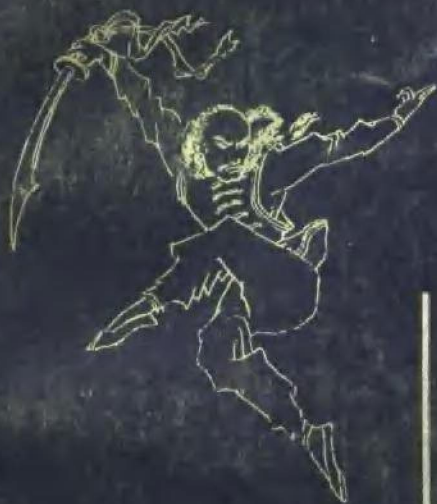


残墨 著

翡翠塔传奇

上



87
I247.5
1985
201

翡翠塔传奇

残墨 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
一九八六年·石家庄

上



B

317469

翡翠塔传奇

上、下两册

残 墨 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）

南宮县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1/32 34.875印张 751,000字 印数：1-28,500

1986年4月第1版 1986年4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286·274 定价：4.70元

87
I247.5
1985
32

87
I247.5
1985

翡翠塔传奇

残
墨
著

BK1/112

花山文艺出版社
一九八六年·石家庄

下



D

317472



残墨

作者小传

残墨，原名赵伯华，一九五二年三月生于河北省安次县北顺民屯村。一九七〇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一九七一年入伍，一九七七年入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学习，一九八一年毕业后，分配到河北省群众艺术馆《俱乐部》杂志社当编辑，一九八三年调河北省文化厅，现任文化厅文化处副处长。一九七一年开始文学艺术创作，曾发表诗歌、散文、短篇小说、曲艺、剧本等作品。大学毕业后开始中、长篇小说创作，已出版中篇小说《幽燕英魂》、长篇技击小说《神州擂》等。

三个人走出山径，不到半小时
后，已登上那巍峨的山脚下。抬头望
去，只见一座高峰巍然而立，耸入
云霄，山脚下而大，上面小，顶峰
成锯齿状。山顶像一条美丽的彩带
，蜿蜒起伏，在空中投下下来，垂挂
在巍峨的山腰。一条石阶小路，像
一条小白蛇，蜿蜒而上，伸向了山顶。
从山脚攀援而上，直上云霄，直上
峰顶。一路上，沟壑中，柳丝拂柳

作者手迹

闲 言

《翡翠塔传奇》是我继《幽燕英魂》、《神州擂》之后，献给读者的第三部小说。在前两部书出版时，我没有写过前言或后记之类，而在此书发排之前，我忽然想对我的读者们说几句闲言。

记得那是八三年的秋天，也就是我的长篇技击小说《神州擂》与读者见面不久，珠江电影制片厂文学部的一位编辑来到石门，约我写一部武打题材的电影文学剧本。当时，我正在省一家通俗文艺刊物做编辑工作，业余时间比较充裕，便答应了他，并草拟了一个电影故事。珠影的同志将电影故事的草稿带往广州，时间不长，便来信通知我速将电影文学剧本写出来。就在我准备动笔之时，我的工作突然起了变化。机构改革的浪潮，把我卷了进去。同年九月，在没有丝毫思想准备的情况下，我被调到省文化厅文化处任副处长。走马以后，一时忙得无暇顾及我的文学，不得不把电影剧本的创作放下了。

虽然，时代的浪潮把我推到了行政工作的岗位上，但我对文学创作仍恋恋不舍，构思好的故事和故事中的人物，象鬼魂似地时刻在我的脑际萦绕，好心的朋友们，也总规劝我千万不要丢下笔，这使我在徬徨和苦恼中又增添了勇气。我暗自下了决心，在搞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，把原已构思成熟

的电影文学剧本，改写成一部传奇小说。

《翡翠塔传奇》原计划写七十万字，分上下两册。我于一九八三年冬天动笔，利用饭前饭后，会间休息，星期天和每天夜里睡觉之前等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，艰苦地写下去。有时一天能写三、五千字，有时一天只能写上几十个字，有时外出开会，又不得不辍笔，回来后再接着写。就这样，时断时续，零打碎敲，直至今天，才将全书写完。

在《翡翠塔传奇》的写作过程中，我感到最大的困难是时间问题。繁重的行政工作和夜以继日的写作，使我的身体和精力负荷不了。我曾几度丧失过信心，多次想停笔，但最终使我鼓起勇气写下去的动力有两个。一是花山文艺出版社的同志们，对此稿给予了无私的支持和援助。当书稿刚刚写出第一章，他们便派责任编辑来帮我审稿，并在该社创办的大型刊物《神州传奇》上开始连载。为了不使连载中断，就迫使我不管其它工作多么忙，也要挤时间写下去，我要对读者们负责。二是我的爱人马秀华同志，给了我很大的帮助。她做编辑工作，也是个业余作者。在我写作本书期间，她承担了洗衣、做饭等一切家务，并抽出时间来帮我看稿，修改文字。她为我而牺牲了自己的写作时间，使我从内心为之感动。在我书稿的字里行间，无不渗透着他（她）们的辛勤汗水，在此，我谨向他（她）们表示衷心的感谢。

对于长篇小说的创作，我还刚刚起步。在表现形式、艺术手段、典型人物的塑造等方面，我都尽力探讨和追求着。我喜欢中国传统风格的文学，但文学的本身是创造，既创造就要有所创新。《幽燕英魂》是我的第一部历史小说，是按传统手法写的，出版后影响不大。在写作长篇技击小说《神

州播《时》，我总结了《幽燕英魂》的经验和教训，在传统手法上，汲取了外国小说的一些表现手法。书出版后，受到了读者的欢迎，至今已印发二百五十多万册。在写作《翡翠塔传奇》时，我力图更进一步，无论在语言、结构、氛围烘托、内心描写等方面，都努力争取创出一些新的特点，都要有所突破。即使写成非驴非马，亦可以从中总结出点经验教训来。我知道，在我的创作道路上，险峰林立，荆棘丛生，但我有勇气和信心去攀登，去开拓。我希望当我走完这条路时，回过头能看见自己的脚印，而不是空白，那样，我面对生我养我的祖国和人民，也就问心无愧了。

《翡翠塔传奇》写作的时间仓促，又时断时续，难免会有很多的缺点和错误。我诚挚地恳请读者们给我提出宝贵的意见和批评，并请多多原谅。

残 墨

1985、12、20、于石门常乐斋

第 一 章

光绪二十七（公元一九〇一年，辛丑）年。深秋时节。

傍晚时分，半轮杏红色的残阳，斜嵌在翠螺山耸峭的山尖上，胭脂般的落霞，给莽苍苍的崇山峻岭，披上了一件艳丽的纱衣。一团团蓝色的暮霭，从山谷中蒸腾起来，和村寨中袅袅的炊烟、山腰上的几片白云糅和在一起，在逶迤蜿蜒的峰峦涧谷中缓缓飘荡。山脚下的翠螺溪，象一条碧莹莹的宝链儿，从翠螺山顶垂挂下来，闪着粼粼波光，悠悠向东流去。溪水冲击着山石，叮咚作响，如同一个白衣少女，在拨弄着琵琶。溪旁那郁郁葱葱的柳林中，晚归的牧童甩响了清脆的鞭声。这时节，踏着翠螺溪旁铺满了野花的小径，健步走来了一老一少两个人。老人有六十多岁，身材高大，背微驼。他身穿一件青丝葛夹袍，外罩酱紫色兔皮坎肩，夹袍长襟撩起来，掖在腰中扎的蓝绸搭包上；脚着白布袜，蹬着一双千层底牛皮包脸儿俏搬尖双梁洒鞋；手中提着一根黄铜杆旱烟袋，胳膊窝下夹着一柄黑色铁伞。他头上戴着一顶四块瓦卷沿毡帽，帽眉压得很低，使人很难看清他的面容；只有在他偶尔抬起头来，扫视一下两旁树丛暗影的时候，才见他一张

清瘦苍老的长方脸上，有着一对鹰隼般犀利的锐眼。跟在后面的那个年轻人，大约二十多岁，中等身材，胖瘦适中；上身穿一件湖蓝绸镶银边儿对门襟短褂，敞着怀，露出里面黄丝线绣的双龙戏珠的红布兜肚；下面穿一条豆青色滚裆灯笼裤，脚穿一双鹿皮软底抓地虎快靴，背上斜勒着一个青布包裹。他头上没戴帽子，刚刚剃过的青色头皮上，浸着一层细密的汗珠儿，一条又粗又亮的发辫儿，盘在脖子上；那张赤红色的娃娃脸上，闪着青春的光彩；两道墨染般的长长的剑眉，象两片大雁的翎羽，斜飞两鬓，一对俊俏的大眼，象两颗水浸过的黑玛瑙，骨碌碌地转动着。从二人的穿着打扮上看，那老人象是个常跑江湖的独脚客商，年轻人则象是他的家仆或保镖。

两个人一前一后，行色匆匆，风尘仆仆，看样子已经赶了很长的路程了，但仍然精神抖擞。特别是那个老头儿，虽然一条腿有点儿瘸，步履却极为轻快；走在后面的小伙子，累得汗透胸背，不得不时而小跑几步才能跟得上。

穿过一道柳林，跨过一座小石桥，掌灯时分，二人进了铜锣镇。

铜锣镇座落在翠螺山脚下，有七、八百户人家。一座座低矮的小石屋，象雨后钻出地面的一朵朵小蘑菇，散落在山坳里。镇子形成一个圆圈儿，从远处看，就象一面偌大的铜锣，悬挂在翠螺山下的翠螺溪旁。此刻，残阳已经完全坠落到山峰后面去了，黑黝黝的夜幕垂落下来，天空中跳出几粒银星。铜锣镇内，家家户户，都关门闭户。正是吃晚饭的时候，街上一个行人也没有，一老一少穿过一条宽阔的麻石大街，来到镇西，只见路北一株古老的大槐树下，有一家小

店，门前用竹竿儿挑起一把箬篱，箬篱上拴着几根红布条，山榆木大门敞开着，门框上吊着一盏八角琉璃井形的灯笼。老头儿和小伙子在门前稍停一下，就迈上青石阶，进了大门，只见门里的紫漆柜台后面，坐着一个六十来岁的驼背老头，胳膊肘拄在柜台上，双手托着两腮，正独自打瞌睡。

小伙子紧走几步，来到柜台前，轻声说道：

“老伯，还有客房么？”

驼背老人大概有点儿耳背，脑袋仍然一点一点地打着瞌睡。

小伙子用手指一敲柜台，咚地一声，把驼背老人吓醒了，他揉了揉昏花的老眼，看看柜台外边的两位不速之客，这才伸伸懒腰，打了两声哈欠，站起身来问道：“二位老客，住店么？”

小伙子点了点头。

驼背老人摘下挂在墙上的一盏灯笼，说：“随我来吧！”

三人出了柜房，穿过天井，来到后跨院。老头儿仔细打量着小院，只见院子不大，上房五间。东西两侧是厢房，院中有一棵茶壶粗的柿子树，枝头结满了红灯笼似的大柿子。院子里落了一层枯黄的树叶，墙根儿处长着一簇簇野草，看样子，这院里起码有两个月没有打扫过了。小院里黑古隆冬，只有正房的窗户透出一缕红光。这时，驼背老人对二人抱歉地笑了笑，说：“二位老客，实在抱歉，上房已经被别人包下了，只好委屈您二位住厢房了。”

老头儿点了点头，答道：“没什么，我们有个地方住就行。”

说着话，驼背老人打开了西厢房的锁，一推门，一股呛鼻子的霉味儿扑了出来。三个人进了屋，驼背老人把灯笼挂在墙上，又打来一铜盆洗脸水，说：“二位老客还没打尖儿吧？”

老头儿答道：“没哩。老哥，有什么吃的东西快点儿拿来，我们爷儿俩饿坏了。”

“好，我马上就去备饭。”

驼背老人走后，老头儿和小伙子洗了把脸，而后看了看这间厢房。屋中又黑又暗，墙角上挂着蜘蛛网，几只壁虎在黑影中噌噌乱爬，紧靠北山墙搭着一铺土炕，上面铺着一领破烂的芦席，席上摆着两条麻花被窝；屋地角有一张漆皮剥落的旧八仙桌子，桌上落满了铜钱厚的灰尘，炕席和墙缝儿上，布满了花花点点紫黑色的臭虫血，两只半尺多长的灰毛大耗子，正蹲在墙角咯吱咯吱地磨牙，见到有人进屋，它也不害怕，只是瞪着绿莹莹的小眼睛，好奇地看着两位不速之客。

“这屋子怕有半年没住人了，耗子都不怕人哩！”小伙子皱着眉头，拿起炕上放着的一把破笤帚，用力朝耗子打了过去。两只耗子这才感到不妙，“吱”地一声，钻进洞里去了。

“哈……”老头儿满不在乎地说，“晓村，干咱们这行的，平日里以四海为家，钻草垛，睡野庙，什么罪没受过？有这么间房子住就不错哩。”

小伙子一边扫着桌子和炕上的尘土，一边说：“脏点儿破点儿没关系，我就怕臭虫，有几个臭虫咬，我一宿也睡不着觉。”

“你放心，眼下已经到九月了，臭虫早不活动哩。”

正说着，驼背老人扛着个荆条篮子，从门外走了进来。篮子里盛的饭菜：一盘炒豆角，一碗蒜汁拌茄泥，一碟豆瓣儿黄酱和一大把青鲜白嫩的大葱，五、六个金黄的棒子面窝窝头。老人把这些东西掏出来，摆在八仙桌上，摇了摇头，说：“山村小店，没甚好吃食，二位多包涵，凑合一下吧。”

老头儿爽朗地笑着说：“哈……，都是庄稼地里刨食的主，吃这玩艺儿比吃什么都顺口。老掌柜，买卖还兴隆吧？”

“唉，兴隆个屁呀。我这没儿没女的孤老头子，什么也干不了，只靠这祖上留下的几间房子，开个小店，凑合着混碗饭吃，哪里谈的上什么买卖。前几年，进山办货的客商还不少，我这小店经常客满，自打八国联军打进咱中国，义和拳和他们开了仗，我的小店就很少有人光顾了。兵荒马乱的，谁还敢进山做买卖。这不是，好几天了，才来了一位客人，加上您二位，总共三人。”

“老伯，那一个客人便把上房全占了么？”那小伙子还在惦着上房。

“噫！”驼背老人叹了口气，哭丧着脸说，“哪儿呀，那位客人来这儿好几天了，一住下就把上房全包下了，不准我再接别人。”他压低了嗓子，小声又道，“那客人纯粹是我的祖宗，浑横不讲理，每天对我挑鼻子挑眼儿，稍不顺心就又打又骂，我一个孤老头子又不敢撵他走，只好整天赔笑脸忍着。这还不算，他住了好几天了，连吃带喝，一个大子也不给我。再这样下去，眼看我这鸡毛小店就关张哩。”

“他是干什么的？怎么这样霸道？”小伙子忍不住问。

“谁知他是干什么的，既不象买卖客商，又不象江湖好汉，我瞧着他象个独脚强盗，每天白天出去，夜里挺晚才回来，说不定是探什么风去，准备作案哩。”

驼背老人刚把话说完，忽听院子里传来一阵咚咚的脚步声。他急忙收住话头，吐了吐舌头，低声道：“那位活祖宗回来哩，我还得赶快去侍候他，您二位先用饭吧，有事请招呼一声。”

“驼子！驼子！你他妈的跑哪儿去了，爷爷回来哩！”上房传来几声喊叫。

“来啦！”驼背老汉赶紧答应一声，蹒跚着出了厢房。

老头儿和小伙子坐在桌前，开始吃饭。赶了一天路，这会儿，爷儿俩的肚子都早饿瘪了。老头儿拿起窝窝头，抓了一把大葱，蘸着黄酱，吃了一口，乐呵呵地说：“嘿，好香！”说着狼吞虎咽地大吃起来。

工夫不大，二人便风卷残云一般，将饭菜打扫个干干净净。这时节，猛听得上房里传来一声粗鲁的喝骂：

“驼子，你给老子拿的这是什么鸡巴酒？”

驼背老人小声回答着：“这是小老儿自家酿的柿子酒。”

“妈的，又苦又辣。纯粹是马尿！”

“您老将就点儿吧！”

“操你娘，老子有的是钱，凭什么将就？快给我换好酒来！”

驼背老人在低声细语地说着好话。

“啪！”酒碗被摔碎：“咕咚！”有人被摔倒。接着，

传来驼背老人颤抖的喊声：

“你怎么打人呢？”

“哈……，打你是轻的，大爷一高兴，把你这鸡毛小店烧个干净。”

听到这儿，厢房里的老头儿再也坐不住了，腾地站起身，对小伙子一摆手，说：“晓村，咱们瞧瞧去！”

爷儿俩出了厢房，踏上台阶，来到上房亮着灯光的窗前。老头儿用舌尖舔破窗户纸。单眼往里一看，只见屋中靠北墙的土炕上，放着一张小方桌，桌上杯盘狼藉，炕席上扔着一堆鸡骨头。一个身材魁梧的大汉，站在地下，一脚蹬着炕沿，面朝里，背对着窗户，正抓着一条鸡大腿，连撕带咬地吞嚼着。驼背老人坐在炕沿下的砖地上，浑身抖成一团，正唠唠叨叨地数说着：“客爷，您老自从来到我这小店，每天要酒要肉，小老儿精心侍候，您稍不如意，张嘴就骂，抬手就打，小老儿从不敢有半句怨言，今儿格，我把家中那只报晓的公鸡都杀了，给您老下酒，可您老却嫌酒不好。您想，咱这山村野店，哪给您找上等好酒去？就是这半坛柿子酒，还是小老儿珍藏了一年多的呢。可您老还不体谅小老儿的难处，伸手就给我一个大嘴巴，唉唉！天下哪有您这么不讲理的？您今儿格就是把我宰喽，我也没地方给您讨换好酒去！”

那大汉冷笑一声，骂道：“宰了你还不容易？如同捻死个臭虫。”

听到这儿，老头儿心中“腾”地窜起一股火苗子。他一生行侠仗义，扶危济困，最爱打抱不平，眼里从来搁不下这种蛮横霸道之人。他攥了攥拳头，真想马上蹿进屋去，给那

大汉点厉害瞧瞧。但他想：此时看不清那大汉的面目，不知他究竟是干什么的，不能轻举妄动，先劝劝他再说。他忍住心中怒火，压低了嗓音说道：

“屋里的朋友，咱们都是江湖上跑的人，应该懂点儿规矩。俗话说：‘与人方便对己方便’，您看看这老掌柜够可怜的了，咱何必再挤兑他呢？”

屋中的大汉愣了一下，随后，头也不回地骂道：“扯臊，你是从哪儿钻出来的山鸡野狐狸，老子的事要你管？”

老头儿听那大汉出口不逊，顿时火冒三丈。他哈哈大笑三声，说道：“天下人管天下事，我既然碰见了，就不能袖手旁观！”

“哼哼，老子倒要看看你是怎么个管法！”说着，那大汉噗地一声将灯吹灭，屋中和院子里顿时漆黑一团。紧接着，只听“眶当”一声，屋门被踹开，随即只见一条黑影，捷如飞鸟，嗖地从屋中跳了出来。他脚尖点地，用“燕子三抄水”的功夫，纵到院中站稳，回身对站在窗前的老头儿和小伙子招了招手，冷笑两声，说道“来！来！来！大爷领教领教你的管法。”

老头儿一见那大汉的身法颇为灵捷，大吃一惊，暗道：看来此人并非庸手，大概是江湖道上的独脚飞贼，这种人武功高强，不是好对付的。他将手中的烟袋往腰中一别，正想过去和大汉动手，小伙子轻声说道：“师父，这样的小辈何劳您老动手，看弟子教训教训他。”

老头儿往后退了一步，点了点头说：“好，晓村，你切不可疏忽大意，此人可能扎手。”

“知道了！”小伙子答应一声，在台阶上一跺脚，用了